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五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于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于九針六十篇且慕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殆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東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東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問命于足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毋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

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輪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入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具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

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弱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管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于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頰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扶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

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  
 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辯者可得聞  
 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  
 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  
 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  
 黃赤為熱白為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  
 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內外皆在焉切其  
 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  
 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  
 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以沉  
 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  
 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  
 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為  
 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  
 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雷公曰以色言  
 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應以明沉大者  
 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微  
 散者病方以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  
 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  
 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

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  
 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脉滑大以  
 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  
 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  
 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  
 黃帝曰常候關中薄澤為風沖濁為痺在地  
 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  
 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于藏府  
 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  
 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額大如母指者  
 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  
 不病而卒死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  
 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  
 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關上者咽喉也關中  
 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  
 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  
 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膈也面王以上者小腸  
 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顛者肩也顛後  
 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眦上者膺乳也挾  
 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

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  
 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臑也此五藏六府肢節  
 之部也各有部分有分用陰和陽用陽和  
 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  
 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大謂之良工沉  
 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  
 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癢寒  
 甚為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  
 淺深察其澤天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  
 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于心以知往今  
 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  
 色明不微沉大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  
 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  
 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男子色  
 在于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圓直為莖  
 痛高為本下為首孤疝瘕陰之屬也女子在  
 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散為痛搏為聚方  
 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臑為淫有  
 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左為左右為右其色  
 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



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黃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脉肺合脾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于少俞曰有人于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于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

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

痛目轉面眇恐不能言失氣驚顛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衝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弱虧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熱穀之液也其氣

標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胃悖下古梗切

背膈第五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膈出于背者岐伯曰胸中大膈在脊骨之端肺膈在三焦之間心膈在五焦之間膈膈在七焦之間肝膈在九焦之間脾膈在十一焦之間腎膈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刺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膈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

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窻籠之前窻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膈與舌下兩脉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膈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頰也足大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膈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皆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頰下合鉗上也手大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腕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膈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腕下

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熱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膈氣在腹者止之背膈與衝脉于膈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針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鉗音鉗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五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六十七 業主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于針石火焮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針石之痛火焮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焮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焮黃帝曰其不耐針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針石之痛于火焮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稟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